



一支新的歌

任 幹

何和一 装帧

一支新的歌

书号 10022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紹 興 路 7 4 号)

字数 89,000 开本 730×1035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9}{16}$ 插頁 2

1964 年 6 月上海第 1 版 1964 年 6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30000 册 定价 (3) 0.41 元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为一短篇集，共收集了六篇故事，前四篇全是歌颂新社会中的新人新事，其中如《心心相印》写一个老工人通过自我教育提高觉悟的经过，突出了新社会中人与人的新关系；《银色的火光》反映了工人们在大跃进中的技术革新；……后二篇则是记述抗日战争时期，我革命战士的英雄事迹。如《严寒时节》是写新四军某部战士的勇敢机智，记述他们深入虎穴抓回叛徒的惊险故事；《决战》写新四军战士生擒一个日军曹长的经过，描绘得有声有色，既揭露了鬼子兵的恶毒、凶狠，更有力地刻划出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。

目 次

心心相印	1
夏夜的风	27
銀色的火光	48
一支新的歌	71
严寒时节	83
决战	146

心心相印

黄梅季节，阴雨連天，太阳很久沒能露面了。星期日这天天高云淡，却是个大好的晴天。久雨后的晴天，显得分外的清新、明媚，人們都愿乘着这么个好天气，去看亲戚、訪好友，或是逛大街、上公园，去游散游散。一清早，弄堂里就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的，很是熱鬧，各人都随着自己的心意，舒舒服服地开始欢度这个晴朗的假日。

陈煥青的妻子早起一看天晴了，忍不住又把昨晚跟他叨叨过了的事，重新向他数說了一遍。說是，今天正是她的小姨娘五十岁生日，全家該一早赶去鬧鬧寿才成理。陈煥青回答的也还是那句老話，他說：今天有一个任务要完成，要处理厂里一个同志的問題，去晚了怕別人出了門遇不着，所以非得上午去找他不可，只能在下午陪她去向姨娘祝寿。他的妻子为了这件事，心里很不高兴：娘家人遇上这么件大事情，不一早赶去熱鬧熱鬧，这在姨娘面前实在交待不过去。她还担心別人或

許还会疑惑他当了干部故意拿身价呢，若是这话传开去，該有多难听啊！他俩是十年多的夫妻了，她当然摸透了他的脾性，清楚他的为人，他絕不是那种人。他是个实心眼儿，不会存那种心。他既說了有任务要去完成，那么这个任务一定很重要，他不去办就不行。特別是他当了車間工会主席这两个多月以来，她对他的了解又深了一层，如果他的话一說到“非得这样不可”的地步，那么他的主意是已經打定了，你即使跟他磨破了嘴，也別指望他会回心轉意。因为她了解他，所以就原諒了他。可是，见了他的那副模样，心里很是納悶：既然說是一早要出去办事，又为什么打吃罢早飯以后，坐在桌子边上吸了烟喝茶，喝完茶又吸烟，磨蹭到此刻还不动身呢？

“煥青，”她用試探的口气問，“你上午不出去了
吧？”

“不，非去不可。”他又为自己斟上一杯茶。茶色已經很淡了。

他爱人哼了一声，訕訕地說：

“那么你为啥还不走啊，难道是想別人家留你吃中飯？”

他低下被一腦門子心事压得滿額都是皺紋的脑袋，很不耐煩地看了看手表，不禁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抬起

腿往外就跑。已經走出弄堂了，又匆匆忙忙地折了回來，將換下的衣衫一陣亂翻，找出了乘車用的月票。

她的心里更犯疑了：究竟是件什麼倒霉的任務壓在他的身上啊？把人弄得心神不定的。

陳煥青今天出門，並沒有什麼特別任務，他是去看望同車間的一個工人，這個人名叫丁興泰。按理說，工會主席在星期日上工友家去串門子、談談心，本是件常事，然而陳煥青看望丁興泰這件事却很不一樣。陳煥青在前幾天就打定了主意，準備在這個星期日去丁興泰家，找丁興泰徹底談一次。事情雖然決定了，可是他的心里卻一直沒有舒暢過，一有閑空便獨自琢磨：和丁興泰見面的時候，一開頭說些什麼？扯談些什麼閑話、又怎樣轉入正題？談到半當中萬一談僵了又怎麼辦？分手的時候又講些什麼……。這一串串的問題，確實弄得他心神不定，思來想去，總拿不定主意，一直到出門之前，心里還是空蕩蕩的。為了跟一個人談話，費了這許多心機，這並不是因為他對人戒心太重，而是他實在怕和丁興泰打交道。

丁興泰在車間里很有些名氣。論技術，他是個七級鑄工，稱得上是一把老手。生產上的事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說到做到。從他機床上下來的活兒，那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，真算得上是個心靈手巧、生產認真的

好工人。但是在別的方面，他所給陈煥青的印象，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。他平時對人態度很是傲慢，工會活動、各種學習好像都不耐煩參加，外加上他能說會道，常常好講個歪理，遇事明知道自己無理，他也会硬跟你爭上個七分。和他共事實在有些頭痛。陈煥青當了工會主席，第一次和他打交道，兩個人的關係就碰僵了。那次是工會布置各小組下班以後，開會討論職工代表大會通過的廠和車間的季度計劃。丁興泰得到通知，就跟陈煥青商量，說自己渾身覺得不對勁，可能是夜晚睡覺受了涼，下了班想上澡堂洗個澡去去寒氣，小組会就請假不參加了。陈煥青考慮到他是個生產小組長，討論生產計劃怎能不參加呢，所以就沒有同意。到了開會的時候，全小組的人都按時到齊了，唯独丁興泰沒來。那天陈煥青剛巧參加這個小組開會，就要小組里派了兩次人去找他。臨了，人是找來了，沒料到他剛坐下，就大聲地嘆了口氣，不真不假地說：

“唉，參加工會，出了會費，買來了個‘會’開開。”

這一說，把全場的人都逗笑了。

陈煥青聽了他這話，覺得挺刺耳，加上大家一笑，就更覺得他說這話對工會的影響太不好了，於是便嚴正地對他說：

“丁師傅，你這句話的意思可不對啊，怎麼可以把

我們自己的工会說成这个样子呢!”

丁兴泰直盯住陈焕青的眼睛，毫不含糊地說：

“工会主席，我这話的意思很好啊，工会組織我們常常开会，我們就可以受到許多教育，懂得許多道理，这又有什么不好的？”

这明明是强辯。陈焕青不客气地质問他：

“假如这样，你又叹的哪一門子气啊？”

“如今这种日子，能让人笑得透不过气来，我又叹个什么气啊！老实告訴你，那是出气。”

这句话又把大家逗乐了。陈焕青想反駁，一时又抓不住他的話柄，結果弄得很不自在。象这种不愉快的事，在陈焕青和丁兴泰之間还发生过好几次，鬧得陈焕青很恼火。他私下里也曾經考虑过，也許丁兴泰这个人太爱面子，受不了批評。好，那就改个办法，多鼓励他正确的方面，帮他改改邪念头吧。不久以前，全厂听了党委书记作的开展紅旗竞赛的报告，工会小組进行了討論。会开了好一会儿，沒有人发言，这时丁兴泰嗽了下嗓子，說：

“你們不談，我就先談上几句。”

接着，他就把当前生产战綫上的形势，开展紅旗竞赛的意义，在竞赛运动中應該采取的态度等等道理，从头到尾談了一遍。讲得有条有理，头头是道，足足讲了

二十分钟沒有停歇。連陈煥青听得也非常滿意。他一讲完,陈煥青就接着說:丁师傅的发言非常精采,很正确。还要大家好好向他的这种思想学习。陈煥青的話還沒說完,就被丁兴泰給拦腰打断了。他笑嘻嘻地說:

“唏,你表扬我干什么? 这些道理又不是我想出来的,这些都是党委书记报告的。我是看他們半天不发言,心里有些不耐煩,才背几句給他們听听的。你不要表扬錯了。”

他說这番話,大大出乎陈煥青的意料之外,一时倒被他冲撞得张口結舌,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好一会,才轉过弯来:

“那么,你刚才說了半天,說的都不是你自己的意思?”

“你这話又說錯了。如果不是我的意思,我哪能記得那么多啊? 你倒替我想想,如果不是我的意思,我又讲它作啥?”

丁兴泰就是这么个人。

要凭着脾性,陈煥青这一輩子怎么也不能和他合在一起。他认为丁兴泰太古怪,心肠太硬,对人沒有热情,沒有真心。对这种人別說是要陈煥青摆开自己的事,特为抽出時間去看望他了,就是这一生不跟他往来,也絕不会有一刻会想起他。丁兴泰实在伤了他的

心。不过，陈焕青是工会的干部，他觉着自己有一种责任，要帮他一把，要跟他仔仔细细地谈次心，帮他改改这种坏习气，帮他走上正路，使他变成一个真正先进的人。他也曾退一步想过：自己刚做领导工作，没有经验，很可能在什么事情上处理得不妥当，使他对自己抱了成见。那么，这次特为去看他，也可以叫做登门请罪了，让他对自己提提意见，改善自己和他的关系。更何况他去看他，还有一个目的，他想说服他把他的产品合格率的指标改一改，从百分之九十九改成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八。按他的技术，是完全可能达到这个指标的。如果这件事能说服了他的心，让他出面带个头，全车间就能掀起个高产优质的新高潮。产品的合格率提高了，那要为国家省下多少原材料啊！可是，要说服他这种人，真比要五十瓩的发电机发出一百瓩的电力还要难。这些事着实把陈焕青难住了：究竟用哪一把钥匙，才能打开他那铁硬的心呢？一路上他苦苦思索着这个难题。当他回过神来听清了售票员报的下一站路名的时候，才发觉自己已经乘过了两个站头了。

跨进了兴泰住的那条里弄，他横了横心：管不了那么许多了，干脆和他开门见山地谈一谈，谈得不好就辩它一辩，谈崩了下回重来。主意定了心也就安了，跟着脚步也轻快了许多。刚走到了兴泰住的那条弄堂口，

就听见丁兴泰的嗓門几了。他說話的声音，留給陈煥青的印象很深，他一說話，总是語音高亢，言詞鋒利，一句話能将人冲撞出老远，經常使人难堪。陈煥青不由得警惕起来，收住了脚步。只听见丁兴泰在說：

“——刚才我讲的这些道理，你倒好好思忖思忖。老实說一句，我讲的道理不是空話，桩桩都拿得出事实，件件提得出証据。不信你到我們厂里去打听打听，不論你找厂长、党委書記，还是找刚进厂的学徒去問問，倒看我丁兴泰說过空話沒有。不是吹的，我在厂里……”

从这番話里，是弄不清他正在家里干些什么来的，但是可以听出那里的談話要完了。陈煥青就特意踏响脚步走到他家門口，做出随便而又热絡的神气向屋里問道：

“丁师傅在家嗎？”

正在屋里架着腿說話的丁兴泰，猛然間看见陈煥青出现在自家門口，就象是被火燙着了似的，陡的站了起来。就在这一刹間，他的那双稀疏的眉毛挤攏在一起，并成了一条綫，两只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只露出两道犀利的目光，就象要看穿来人的心肺。他毫无必要的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慌忙迎了出去，亲热地握住陈煥青的手：

“噢，老陈（他俩相处以来，他第一次对他这样称呼）。啊！稀客稀客。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难得难得。这种好天气真该出来走走。早点吃了嗎，真没想到，太好了，快請进来坐。”

他讲这一套寒暄話时，嗓門儿挺高，讲得很急，前言不搭后語，說得很有些乱。他心里想的，比嘴上讲的更要乱上万分。他絕沒有想到前几天刚被他奚落了一番的陈焕青，今天会找上門来。这真叫做“来者不善”，准不会有好事。按丁兴泰的估計，陈焕青这次来，一定是为了打通自己的思想的，那么，他准会把自己在厂里的事一古脑儿抖出来，进行批評帮助，說服自己改变作风的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的手掌心里已經渗出了一层粘滑的急汗。他急的是，陈焕青不該到自己家里来談这种問題，若是在厂里談，那就不論談上几个钟点他都乐意奉陪。在家里談起这些事，对自己的影响太大，对自己太不利了。这倒象是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，真不知道該怎样对待才是。他尽了极大的努力，勉强保持了外表的鎮靜，故作热情地把陈焕青引进屋里，将屋里的几个人向他一一作了介紹。他指着那位年紀五十开外、长得矮胖結实的男子对陈焕青說：

“这是我的二舅舅，姓林，叫林志高。林，是双木林，志，是……”他将舅父的名字、以及那几个字怎么写法，

都作了詳細的介紹。接着，又很認真地說，“他十七歲就進電力公司捏鉗頭柄子了，今年五十四歲，已經做了三、四十年了。真不簡單。你看，他老人家的身體多好啊，要是動起武來，象你、我這樣的人，都別想挨近他的身！告訴你，他有一套健身的法宝，每天早上起身，不管刮風還是下雨，總要練上一套太極拳。唉，我的身體跟他比就差遠了，等我活到他這把歲數，恐怕要用上拐棍了。”

這種介紹法實在有些特別，講得那麼長，扯得那麼遠，最後把自己也扯進去了，很不得體。被介紹的舅父被他引逗得大笑起來，滿屋子都是笑聲。丁興泰也很不自然地陪着笑了笑，又把笑得淚水汪汪的母親，向陳煥青作了介紹。

他作的這種冗長而又雜亂的介紹，實際上是在拖延時間，他乘着這段時間，心裡在緊張地盤算：要想個法子把娘跟舅舅打發出去才行，只要他們不在場，隨他談什麼問題都不在乎了。可是不行，舅舅每次來，不在這裡喝過老酒吃過中飯，娘是無論如何不放他走的。又怎麼辦呢？總不能對陳煥青下逐客令啊，那樣做反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唉，~~此~~沒料到這個牛性子的老伙計還有這一手，這下可把自己整苦了。他轉過身，指着陳煥青向家里人介紹說：

“这位是陈焕青同志，是我們車間的工会主席。承他的情，星期日不在家休息休息，还特地来看望我，实在过意不去。請坐，大家都是家里人，不要客气，請坐。”

一时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以介紹的詞儿了，他只得殷勤地让陈焕青坐下，喳喳呼呼地向客人敬烟，递茶。

陈焕青是存着戒心上門的，丁兴泰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他全都看在眼里。他被那种破格的介紹和过份的殷勤迷糊住了。“这是耍的什么花招啊！”他心里在暗暗思量：按自己平时和他的交情，这次登門拜訪，他心里絕对不会欢迎；照他平时待人的脾气，特别是他那张快如匕首的利嘴，见面讲的这番話里，一定另有文章。看他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莫不是有意地想在家里人面前将自己耍弄一番？依着他那副臭脾气，倒是真能做出这种事来的！想到这里，陈焕青的心收縮了起来，全身筋肉发紧，一口口地出着粗气。他轉念又一想：今天是为了来帮他打通思想，改善和他的关系的，还是不能談崩了，要想办法談得自然些。于是，便勉强地笑了一下，客客气气地說：

“今天天气真好，你沒出去走走？”

話一出口，他就懊恼了：我出这句餛話來說的？这不是自己送話柄子給他抓嗎！唉，要是平时多跟大家談談家常，也許就不会这么笨嘴拙舌的了。

他的这些顾虑，是有原因的。有一次，他因为有事耽误了吃饭的时间，上饭堂去迟了，进门的时候正遇着丁兴泰吃罢饭出来，陈焕青就随便地向他招呼了一声：“吃过饭了？”谁知道丁兴泰回答说：“不吃饭难道是来这里找魂的？”陈焕青被他气得直咬牙。不过，今天丁兴泰对他的这句话不单毫不在意，反倒非常和顺地说：

“是啊，今天本该我去看望看望你的，只是我的舅舅有件事情拿不定主意，要和我商议，所以就没能分得出身来。我的舅舅虽说是个几十年的老工人了，可是……”他察看了一下他舅父的脸色，看到他的兴致很高，便笑呵呵地说，“老实说一句，他老人家的思想还是很古板，挺保守哩。”他又回头对舅父一笑，也不等他分辩，便接着对陈焕青说，“其实他的问题很容易分析，也很容易解决，只是他的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，憋住了，所以就想不通。……”

丁兴泰说到这里，忽然心生一计：要想不让陈焕青提起自己在厂里的事，只有想法子不让他有讲话的机会。要想不让对方讲话，那么在陈焕青在这里的时间内，只能由自己一个人找话说了。舅舅的事倒是谈话的一个好题目，只……时候留点神，舅舅是不会生气的。好歹先把眼前的事应付过去再说。他拿定了主意，便将自己的座椅往陈焕青跟前挪近了一步，又为客人

和自己斟上一遍茶，递过一支烟，說：

“反正你我都象一家人一样，我倒把这件事說給你听听。”于是，便从开天辟地起說开了。他說他的舅父是个受苦人出身，被人剝削了大半輩子，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才結的婚。在这三、四十年里，倒是落下了一身好手艺，不論电工、机工，或是冷作、翻砂，也不論鉗床、机床，或是修理、装配，总之是样样在行，行行都是一把好手。照丁兴泰的話說，“談到他的技术，說句笑話你听。你要办一家工厂，不用請別的老师傅了，单請我的舅舅去就足够了，保险他什么都替你造出来。……要提到他的为人，老实說一句，在公司里提起他的名字，真能敲得当当响。最近，因为他們的車間主任支援外地新修的水力发电站去了，領導上就找他談了話，要他担任車間的副主任。你看，这件事很简单嘛。領導上分配你这个工作，一是相信你，二是工作需要，自己就应该坚决服从分配。可是他偏偏三心二意，拿不定主意。”他車轉身，态度严厉地对舅父說，“你所以会三心二意，我替你分析，主要原因是組織性不强，对領導組織的意见有怀疑……”他把組織性不强的毛病，痛快地、彻底地批評了一通，并且引了許多例子用來說明它的危害性，“我們工人階級就是讲究組織性，假使組織性不强，那么，老实說一句，将来就一定会犯錯誤！……”